

天國記

林世慶 著



楔子

時間有如白駒過隙、似水流年。

滿州女真人愛新覺羅家族，自入關統治中原以來已達兩百多年，若是從其先祖努爾哈赤算起，經歷了八個皇帝，如今傳位給年號道光的宣宗皇帝，旻寧。

然而在這兩百多年間，整個世界的局勢產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可是大清皇朝卻絲毫不為所動，自恃據有中原廣袤遼闊的疆域，並認為天命在我，大清是繼承了從秦漢以來中原皇朝的天朝上國大統，固執的認定本身的文明居於絕對優勢的地位，有別於四海之外的蠻夷之邦。

清朝在立國之初的康、雍、乾三代，確實文治武功頗為強盛，使得周邊國家紛紛臣屬，納貢並接受冊封，這種情況強化了大清帝國認為自己居於世界之中的印象，因此常以中國自居。

繼承了傳統中原天朝上國的心態，令大清皇帝飄飄然的坐在北京城的寶殿上兩百年，即使外面的世界已經有了滄海桑田的根本改變，但是萬邦來朝的印象，卻依然深深烙印於皇帝、王公貴族、高官大臣甚至於基層百姓的心裡面。

大清帝國並不打算去真正認識或了解自己以外的國家，只是一味地將其視為缺乏文明禮儀的蠻夷之邦、化外之國。然而大清的臣民卻沒有警覺到，這群金髮高鼻的洋夷，兩百年下來早已脫胎換骨、破繭成蝶，但是洋夷的種種改變，並沒有引起具有高度儒家文化優越感的傳統士子稍加注意，更遑論那些王公貴族們些微的關心留意。

但是不知道並不表示不存在，洋夷的震撼來的很快，起因表面上是因為清朝要禁絕毒害百姓健康的鴉片煙，實際上卻是長久以來，清朝與西方各國之間不公平貿易的摩擦所導致。

長期的鴉片政策下的自我鎖國，清廷堅持只有廣州一地開放給西方洋夷做生意的「一口通商」政策，並嚴禁洋人與其人民往來，再加上對洋商嚴格管制，不准外商與官員直接接觸，指定須由公行與外商聯繫等，種種不公平貿易的措施，對於以商業貿易立國並且已經開始殖民世界各地的歐美國家，特別是英國來說，帶來極大的不便與商業利益的損失。

英國需要一塊敲門磚來打開清朝的大門，此時清朝的禁煙政策剛好成為英國的一個藉口，她決心要讓這個自我沉醉已久的天朝上國，重新認識全新的世界。

顛覆無能、腐敗透頂的清廷卻還以為自己是世界的霸主，認為這些西夷如膽敢前來挑釁，只要稍事教訓以後，就不敢窺伺中華。

廣州虎門要塞就是這種心態下的產物。

虎門位於伶仃洋與獅子洋之間，約八公里長的珠江水域以及其兩岸陸地。這座臨海要塞是由清朝當時的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於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至十九年（公元1839年），總共花了四年的時間，耗費巨資，親自操刀建造而成。

此一要塞規劃三重門戶來進行防禦，由外而內總共安置了火炮台三百門以上。關天培還親自制訂虎門清軍水師春、秋兩操的章程，擬定作戰方略，平時砲臺守兵約六百名，演習時再增加六百名協兵來參與作戰演練。

依據關天培的作戰方針，若有敵艦闖入虎門附近水域時，將分三道防禦發砲攻擊，再搭配清軍水

師船艦前來迎敵，前後呼應、彼此相顧，這虎門要塞宛若銅牆鐵壁、固若金湯，將成為大清抵禦從海上來的外敵之水上長城。

然而這座要塞卻在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的鴉片戰爭中，被英軍艦隊輕而易舉地攻陷，水師提督關天培陣亡殉國，據說還是因為自家火炮膛炸所導致。接下來英軍在戰場上展現出天朝上國無法理解的戰力，過關斬將一路高歌，從廣州、廈門、定海、鎮海、寧波，毫無阻攔的打到長江，攻陷吳淞口、上海，兵鋒直抵江寧，水面上的英軍船艦成排擺開，接著英國的陸軍登陸，在紫金山巔架設起大炮，這座六朝古都的陷落僅餘時間問題。

在敵軍的炮口威懾下，清廷萬般無奈只能與英方議和，簽定了第一個對外不平等條約《江寧條約》，通稱為《南京條約》。

即使事已至此，滿清皇帝還是依舊選擇活在自我與眾人編織的謊言中，不知道這遠在幾千公里外的蠻夷小國，在經過工業革命的洗滌後，其軍力早就無比強盛，所征服的殖民地遍布世界，號稱日不落國。而大清朝的根基，卻在這群無能大臣、強豪劣紳、守舊士子以及只顧自己利益的皇親國戚共同剝削、啃食下，已經徹底腐爛而不可救。

但是滿清愛新覺羅皇帝的天朝大夢仍然沒有醒過來，或許是自己不願意清醒來面對，一直等到另外有一個人，也做了個夢。

只是這個夢不太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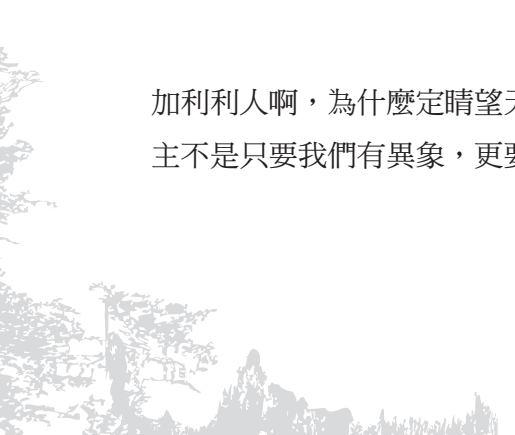
卷一

異夢起

加利利人啊，為什麼定睛望天呢？

主不是只要我們有異象，更要我們有實際的行動。

——司布真



第一章

夫子暗傳教 少年顯鋒芒

耶和華對我說：你不要說我是年幼的，因為我差遣你到誰那裡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說什麼話，你都要說。

—— 耶利米書 1章7節

桂平是隸屬於廣西省潯州府所轄的四縣之一，在廣西省各地區相較起來還算過得去的地方，用說過得去的字眼描述是因為廣西相對江南各省來說，是比較貧瘠的省份。桂平縣雖已是廣西境內糧食生產相對充裕的地方，但在當地依然處處可見飢民四徙流竄、百姓流離失所。而此時的大清帝國的社會根基早已搖搖欲墜，國政衰敗、民生凋敝，水旱災情頻傳，再加上政治貪腐、制度崩壞，底層的平民百姓苦不堪言。但是對人民來說，最痛苦的是貧富差距極大，土地財富資源集中於少數貴族豪門官紳的手上，尋常百姓的人生簡直毫無希望可言。

農村的佃戶雖然有土地可以耕作，但是終日勞碌所得的十之八九要上繳官府與地主，生活處境痛苦不堪、怨聲載道，比起稻田裡的蝗蟲好不到哪裡去，甚至沒有它們自由。

林火土一家住在桂平縣轄下的油麻村，已經好幾個世代都是佃戶，他的地主高家今日派人到家裡

面要素討積欠已久的田租。但因連續數季稻作的收成欠佳，家中所存資財早已空空如也，哪裡還有餘力去繳納田租。

林火土無能為力只好低聲下氣不停地向差人苦苦的哀求，希望能再寬限一些時日，地主差役大聲喝斥說：「別跟我求情，上頭已經交代這是最後一次寬限，下次過來時，再沒有辦法繳清欠租的話，就要押你的一雙兒女去抵債。」

這話聽在一旁林火土那未滿十五歲的兒子林紹章耳裡，血氣方剛的他立刻滿肚子火，但是形勢比人強，只好暫且先強忍下來。等到差役離去後，他偷偷跟蹤在後面，當地主的差役走進比較偏僻的林道後，林紹章從地面拿起一隻粗大的樹枝，正想要偷襲這名地主差役時，突然被人從緊緊環抱住，壓在地面，林紹章掙扎開來翻身一看，阻止他的人竟是其好友蒙天佑。

林紹章生氣地說：「你幹嘛要攔阻我？」

蒙天佑起身，拍拍身上的塵土，對他說：「這差役也只是奉命行事而已，把氣出在他身上於事無補。」

「難道我們就要任人踐踏嗎？稻穀連年歉收，導致繳不出地租也不是我們願意的啊，為什麼要如此欺負我們？我為什麼要活得這麼辛苦、一輩子這麼沒有尊嚴、沒有出路、沒有希望？」說著、說著滿腹委屈的林紹章坐在地上無奈地哭泣起來。

蒙天佑上前拍著他的肩膀，安慰說：「紹章，別難過，這個世界充滿不公不義的事情，是因為罪惡控制了這個世界，致使大家不認識真理，不知道要怎麼做才是對自己與他人有益的。因此想要正本清源，就是先認識創造這個世界的主宰，然後學習真理，按照真理去行，才能夠導正這個世界。」

「誰才是這個世界的主宰，什麼才是真理？」紹章疑惑地問

天佑拉著紹章的手，把他從地上扶起來，然後說：「走，我現在帶你去認識祂，世界的創造主，天父上帝。」



「這個阿佑啊，不知道又跑哪兒去了？家裡面又沒有柴火了，真是的。」

正想要找點柴薪生火煮水的中年男子心裡嘀咕著：「若不是這條不爭氣的腿，現在就不用麻煩兒子幫忙了。」

中年男子總是會不時地回想起以前的日子，那時他的身手俐落矯健，右持橫刀、左握騎弓，隨著綠營馬隊征戰沙場的點點滴滴，畢竟那裡是他奉獻青春的地方。即便到了今時，他依然常常將當年一人單騎衝入上千名亂軍之中，騎弓羽箭連發，百步之外取敵將性命的英勇事蹟掛在嘴邊。

這名中年男子名叫蒙飛，雖然現在看起來是個尋常莊稼漢，在廣西桂平西山這座小村子討生活，但是在幾年前卻還是清軍綠營的一名悍將，馬兵隊長。

所謂綠營乃是清朝的官軍編制，清朝的官軍分成八旗跟綠營兩類，這八旗兵是清軍入關之前的滿人軍隊，分為正黃、正紅、正藍、正白、鑲黃、鑲紅、鑲藍、鑲白八個旗。等到清軍入關之後，不少的漢人軍隊選擇投降，為了吸納這些漢人軍隊，清廷就將其統一編制，因旗幟為綠色，故名「綠營兵」。

綠營的特色是被稱作「土著」的一種兵役制度，土著一詞在這裡有兩種含義，第一是本地人的意思，綠營規定本地人爲兵，不得以外來的人補充。第二則是固定不移的意思，綠營兵入伍後，除了奉調派至外地平亂以外，便要終生駐守於固定地方，在固定的軍營服役，不得隨意轉移。故此綠營兵均是在地鄉里人士，易於培養愛家、愛鄉的觀念，所以人到了軍營以後，也不致爲非作歹，而易於控制。

蒙飛自小身體強健又頗愛舞刀弄槍的，家族長輩就找了個門路讓他進了軍營當差。綠營軍制規定，當兵得先從守兵做起，然後是步兵，再來才是馬兵，逐步升級而上。

蒙飛入了軍營後本來也想要有一番作為，可是進入軍隊中之後才發現，這個軍隊不過是個空殼子。從上到下，說真格的，除了撈錢，沒人想要認真當兵操練。所以平常的練習多是打馬虎眼，甚至許多人開小差跑煙館，搞的身體奇差無比，哪有甚麼戰鬥力可言，說綠營兵是紙老虎還抬舉它了。

所幸蒙飛遇到的頂頭上司是一個不服輸的硬漢：石英，石把總。看到蒙飛身子骨還健壯，不忍心讓一個年輕人就此跟著老兵油子放蕩荒廢，就把他帶在身邊親自調教，從基本的武術教起，到簡單的行軍布陣，手把手的教導，算是用心栽培。

蒙飛也算爭氣，經過兩三年的功夫，成了石英手下的得力幫手，協助他帶領上百號的兄弟。石英所屬的營在廣西綠營軍當中算是有戰力的，駐紮地就在潯州府城桂平縣，屬於城防營。石英在軍中是有名的臭石頭，不喜同流合污，也因此被軍營裡的長官幹部給排斥。

石家在廣西貴縣是大族，當初讓族中弟子進入綠營當兵就是希望在軍隊中有條線，軍中的長官們原本也樂觀其成，哪知來了個刺頭兒，所以給了外委把總（相當九品武官）的職銜後，就不再升他。

但是硬石頭也有好用的地方：砸人時好用。

石英雖然難相處，卻是帶兵練兵的料，所帶之兵在綠營一片萎靡氣氛中格外不同。所以一旦有任何盜匪滋事情況，需要綠營出動的時候，通常第一個就想到他。幾年下來，也替長官們爭取到不少升官加餉的機會，但是石英卻是依然在原地踏步，不過是從步兵隊調升成馬兵隊的把總。雖然官運不濟，石英本人倒是無所謂，因為要升官就要跟那群長官們打躬作揖，講一些自己都噁心想吐的恭維話，這些事情他做不來，也不想做。實實在在為鄉里掃除盜匪，維護家園安寧的事，他覺得更有意義。

蒙飛跟著石英學到許多東西並且成為他的得力助手，兩人意氣相投，就彼此以兄弟相稱。

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也就是清朝與英國雙方進行所謂第一次鴉片戰爭的起始年，蒙飛隸屬的廣西綠營雖然沒有加入廣州的戰事，卻因為廣西南寧府壯族在馬山起事謀反，石英受命帶著他的馬兵隊前去協助肅清叛亂。

原本石英所統領的馬隊有效率的壓制壯族的進攻，但是卻被一群壯族依地勢設機關伏擊，石英等人經過一番力戰才勉強逃出生天，而蒙飛就是在此一戰役中傷了右大腿，從此癱了。當年他不過三十出頭，石英本想將蒙飛留在軍營裡擔任文書之類的工作，畢竟蒙飛雖然行動不便，但是比起那些混吃等死的煙桿兵有用多了，另外因公受傷的老兵在營中也很常見，通常綠營兵是一旦入伍就終生為兵，並沒有一定的退伍年限。

不過蒙飛這人有股硬脾氣，不願意繼續待在兵營中成為石英的負擔，也不希望自己的癱腿成為他人言談的笑柄，雖然經過一番慰留，石英終究拗不過蒙飛，也就順了他的意。

石英雖然讓蒙飛因傷報退，但也幫他謀了個出路，讓他替馬兵隊養馬，在軍隊裡馬兵屬於重裝的戰力，馬匹是軍事戰略資源，因此通常設有馬場來馴養馬匹，也會委由一些民間馬伕來照料。蒙飛自從進入馬兵隊成為騎兵以後，他的騎術精進，對於馬匹的養育及照護也算嫺熟，剛好有個馬場就在西山附近，所以蒙飛便把這個差事接了下來。

出了軍營後的蒙飛除了養馬與耕種祖先傳下來的一塊小田地外，另外一項工作就是照顧他的媳婦兒，王氏。蒙飛在十八歲時就取了這門媳婦，可惜王氏身子單薄，尤其是生了個兒子後，身子骨就一直鬧病，而西山村是個鄉下地方，沒有什麼好大夫，所以蒙飛平時也不敢出遠門，一邊看顧著媳婦，一邊養育他的單傳獨子：蒙天佑。

雖然時運不濟、命運蹇拙，蒙飛不幸因傷從軍營退下來，但是他的兒子倒是讓蒙飛在苦悶的人生中感到寬慰。蒙天佑自小就聰明機伶、性格善良，蒙飛想要把自己在軍中所學到的十八般武藝都一一傳授給他。而蒙天佑不愧是蒙飛的嫡傳血脈，與他同樣在舞刀弄槍上極具天份，十歲出頭的他就能夠完整演練成套戚家刀法的起手、防禦、攻擊、反擊二十四式。

另外蒙飛也自小就教導天佑騎馬以及其他相關的馬術技巧，這對一般農家子弟來說是極為罕見的。馬匹在當時是豪門富戶才會擁有的重要資產，不管是用來代步或是炫耀。因為蒙飛是馬兵出身，加上協助綠營官軍養馬，所以平常家裡也養了兩匹從戰場退下來的老馬，這算是蒙飛投身軍旅、為國奉獻的獎勵與特權吧。

看見天佑在武藝上的天分才能，蒙飛一度希望把天佑培養成自己的接班人，期盼他將來能在軍隊裡闖出一番事業，但是這個想法卻被天佑的母親王氏給阻止了。在傳統社會的文化觀念裡，萬般皆下

品、唯有讀書高。儘管蒙飛出身行伍，但是當兵沒出息的觀念一直根深蒂固在王氏的腦海裡，她看到天佑如此聰穎敏捷，當然希望他能夠學習讀書寫字，將來有機會透過科舉考試制度來出人頭地、光耀門楣。

在王氏的懇切哀求下，蒙飛讓天佑跟著族中的子弟去縣城桂平上了兩年的私塾，私塾老師都說天佑這孩子在讀書上的天賦不錯，應該要送到省城去拜師苦讀，但是蒙飛心想家裡面哪有這個能力啊。

這幾年多虧有石英大哥的關照，在馬場工作有餉可拿，再加上家裡留下一小塊田地，可以種種稻作，自家人養活自家人勉強過得去。可是要讓孩子去走這條科舉之路，那是得要花上數年甚至十數年以上的光陰，其中所需要的花費絕不是一般尋常百姓家能夠負擔的。

好幾次蒙飛瞧著天佑的身影時，心裡十分怨嘆自己為什麼就不能夠給兒子一個好的環境以及一個有希望的未來。眼看著天佑一天天的長大，卻無法得到好的教養跟栽培。

想到這裡，蒙飛又嘆了口氣，他明白媳婦對天佑的期待，只是自己不爭氣，家裡面的環境和經濟條件就是這樣，那一股苦悶與無助感油然而生。

時候已經過了未時，蒙飛心想天佑平時這個時候應該要從田裡回來了，怎麼還沒回來呢？他抬頭望了一下晴朗無雲的天空，心想最近的雨水甚少，開始擔心起田裡的莊稼，若是今年再沒有好的收成，沒辦法補上該繳的田賦，那就麻煩了。

清朝的田賦是按畝計算，又把地分成上中下三等，每一畝必須要將三成至四成的土產收入，轉換成白銀繳納給官府。然而基層百姓要繳的稅租不僅止於田賦，自從乾隆後期以來，清廷財政日益困難，因而廣開納捐之門，也就是利用各種名目向百姓收稅，從軍需、河工到賑濟不一而足。

蒙飛家中的田地不到一畝，所幸他還有養馬的工作可以維持生計，而其他黎民百姓，在這個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的時代，大多數都是佃農、佃僕的身分，即便是豐收之年都還要舉債度日，才能混一口飯吃，實際生活跟乞丐與流民已經相差不遠了。

正在感傷生活困苦不易之時，蒙飛聽到約二十步開外有人聲傳過來：「阿爹，我回來了。」

一名十五歲左右的小夥子快步走進屋內，看起來有點氣喘，想必之前跑了一段不近的距離，但是眼神中帶著一縷光芒。蒙飛知道這小夥子一定有事，開口就問：「你去哪裡啊？是不是……，又偷偷跑去聽課啊！」

天佑的心中一驚，知道瞞不過阿爹，趕緊誠實說道：「阿爹，田裡的事已經忙完後，我才去的。」

天佑不說蒙飛也知道，他一定是跑去馮老師那邊聽課了。

這位馮老師是兩年多前到紫荊山區的外地人，年約三十歲，到了紫荊山地區之後就開設起私塾教書。可是紫荊這個地區不是窮苦的種地人家，就是出賣體力活的燒炭工、礦工，誰家有能力供給孩子讀書啊？幾家比較有能力的小地主，通常也是將孩子送往縣城、府城等有名私塾書院讀書，或是請夫子到家裡給孩子當教席，所以這位馮老師要在紫荊山開私塾的消息傳開時，很多人都不看好，紛紛來勸他打消這個念頭。但是奇怪的是，馮老師卻說沒有關係，他開私塾不求名、不求利，只求傳道、授業、解人之惑，束脩有亦可，無則免。

這位馮老師的出現，倒給了蒙天佑多了一些上課、讀書、學寫字的機會。一開始蒙飛也挺高興的，雖然不知道這個馮老師教書教得如何，但是人家願意免費教學生，總是要心存感激。他還常常在

田裡的莊稼收成後，給馮老師送包粗米過去。

蒙天佑在馮老師的私塾裡上課，一開始還好，聽說上的是四書、五經等儒家孔孟之道，但是慢慢地聽到天佑回家跟他娘說什麼：「人都是上帝所造，大家生而平等，為什麼要分滿人、漢人，又為什麼我們就要受這些滿人貴族的欺負」。

蒙飛聽到這些話後就有警覺，心想不太妙，這大清朝女真族統治漢人也快兩百年了，雖然朝廷口口聲聲說不管滿人還是漢人都是大清子民，但是這滿漢的分際還是一條不可跨越的鴻溝，這個天下是屬於滿人的鐵律，那可是坐在北京城的滿清皇帝要普天下的漢人以及平民百姓永遠牢記在心的。

馮老師看起來不過是一名三十歲的青年，說起話來會給人一股說不出的親切感，靠近他的人都感覺如沐春風般的舒坦。因此，許多人家都把小孩送去上課，假使不是因為上課的內容有問題，蒙飛還蠻感謝馮老師的，只可惜後來他開始講授一些所謂勸世良言，說什麼人類乃是由上帝所創造，是神的兒女，但是因為犯罪墮落才被逐出樂園等等一些荒誕不經之事。

馮老師講授的東西蒙飛後來比較清楚知道是類似西方傳來基督教，而這些教義內容對於蒙飛來說都太遙遠，他總認為不過就是洋人的宗教信仰罷了。雖然大清這幾年的確是積弱不振，連續打輸了幾場仗。然而儘管洋鬼子的船堅炮利，但是總不能因為仗打輸了，就連祖宗文化、傳統禮俗都要丟棄不顧，跑去信洋鬼子的神吧。

於是蒙飛開始禁止天佑再去馮老師那邊上課。

「想讀書在家自己讀好了，我去城裡買些書回來給你。」

「阿爹，馮老師的講課相當有趣，有些道理是傳統儒家孔孟之道所沒有的，他還教導我們要敬拜

上帝，還要愛人如自己的兄弟姊妹一樣。」

天佑不放棄地繼續說：「如果這世界上大家都像兄弟姊妹一樣，不分彼此，富人願意將自己的財產拿出來照顧窮人，以有餘補不足，那麼就不會彼此起紛爭，不是很好嗎？」

蒙飛瞄了天佑一眼，沒好氣地說：「人家有錢給我們當然很好，問題是你有錢時願意給別人嗎？就算你願意，其他人會願意嗎？如果他不願意時，你又能怎樣？把他殺了嗎？這個世界沒那麼簡單好嗎？」

蒙天佑在心裡嘀咕說：「我會願意啊，只可惜我並非富有人家。」但他也不回嘴，畢竟阿爹的想法他能夠理解，不替自己和家人找麻煩是在這個混亂世道中的生存之法。

天佑很清楚自家的條件與環境，在這西山村裡面，他們不是最底層的佃農甚至是佃僕。自家裡頭有塊小田地，父親行伍出身，現在雖然因傷退伍，但還算是靠軍隊謀生當個馬伕，家中的生計經濟算是過得去，不過也就這樣了。他的人生可以說打從出生起就已經決定好了，要想出人頭地除非他不顧家中的一切條件，勉強去參加科舉考試而且能金榜題名取得功名，才有機會能在這個社會體制下鹹魚翻身。

對於一個才十五歲的年輕小夥子，人生正處於要夢想起飛的年紀，但是夢想兩字對他來說只是遙不可及的詞彙。身處在這個處處充滿限制，身心都被牢籠緊緊地拘束著，每天睡醒時都感到毫無盼望的生活環境，天佑心裡萬般無奈，那一股來自於現實環境的巨大壓力常常壓得他喘不過氣來，這時候天佑就會騎上家裡的那匹老馬，跑到無人的山林間去縱馬狂奔，大聲吶喊來發洩內心的壓力。